



让我们比嫦娥飞得更远

○ 杨健

冬夜，月光如水。但看月亮的人，肯定没有看微信的人多。

恐怕不能说，是对现代科技的兴趣，盖过了仰望星空的人文情怀。因为此刻，农历癸巳年十一月望日临近，嫦娥三号正带着玉兔月球车奔向月宫，中国航天这一里程碑式的跨越，在工程科学上的意义，绝不比移动通信3G向4G的升级逊色。

“月球离我们太远，而微信离我们很近。”也许网友的这句跟帖，才是真正原因所在。

科普是需要近的。抽象的科学，常常以贴近我们身边的意象入手，激发我们对遥远意义的热情。科学的动力，正在这由近及远的追溯之中。

当一生穷困潦倒的开普勒追随老师进行天文观测时，行星三定律与他的距离，比皇家天文学家的无尚荣光更远。当年轻的牛顿坐在树下冥思苦想，他琢磨的也不是如何摘到头顶那又红又大的苹果。铁匠的儿子法拉第边卖报边研究电学，为当上戴维的实验助手又不因低微的出身损及老师的贵族身份，他对外号称是戴维的仆人。玻尔兹曼走得更远，由于无法接受自己的发现——分子运动的混乱程度永远有增无减，即所谓“熵增”，他最后选择自杀来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。

正是这些远行者，以朝圣般的热情一往无前，开创了科学的大时代，筑建起现代科学金碧辉煌的殿堂，把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、“巡天遥看一千河”的梦境带进后人的现实。

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不能说没有热情。从洋务运动到“科学的春天”，从“师夷长技以制

夷”到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我们对科学的崇敬堪称无以复加。及至今日，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。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学生和工程师，多年来始终高居全球之首。

然而细想起来，不少人对科学的感情，似乎都带着那么些“奥数竞赛”的色彩。科学是就业的阶梯，科学是金牌的赛场，科学是孕育丰收的化肥，科学是组装时尚生活的流水线……这理解错了吗？不能说全错。但这样的描述里，总感到缺少些东西。

我们也曾有过全民钻研“哥德巴赫猜想”的激情似火，有过“科学有险阻，苦战能过关”的雄心万丈。只是渐渐地，投入产出比的概念开始在科学的花园里生根，我们学会用金钱、用分数、用诺贝尔奖、用论文发表数、用可能永远都没人用的专利申请数，来衡量自己的成功。以这样的标准评价技术产业，无可厚非；但如果用它来标定科学精神和信仰，则和见庙就拜、见菩萨就求的迷信没什么不同，连宗教的水平都达不到。

这样的评价，也许是苛求。事实上，在世界范围，人们对科学的热度都在下降。越来越多的孩子选择律师、投资银行家等更“实惠”的行业作为职业方向。越来越多的纳税人认为探索太空是用钱打水漂。在法国、英国、希腊，我们曾拜访过好多家科技期刊，他们都表示受众不断减少、举步维艰度日如年……但不要忘记，这是在欧洲，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几个世纪科学辉煌、至今科技水平仍然领先世界的近代科学摇篮。正是在这几个世纪里，我们由科学万元户一步步跌